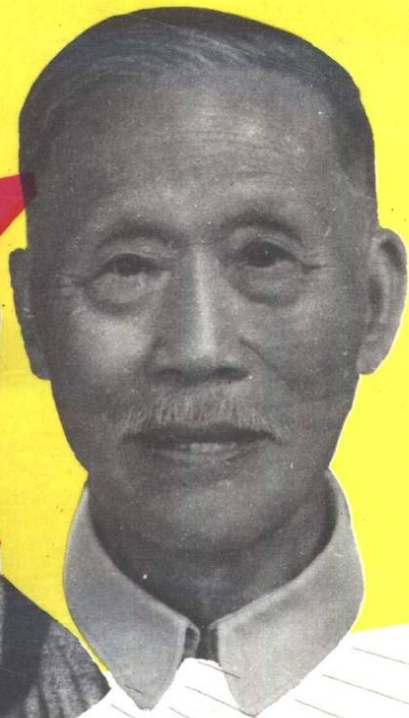


老一代
革命家的故事
之七



谢觉哉、 徐特立的故事

严奉阳 金 坡 京 柱

中共党史出版社

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之七

谢觉哉

徐特立

故事

1287.5/116

《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之七

谢觉哉和徐特立的故事

严奉阳 金 坡 京 柱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目 录

谢觉哉的故事	1
与毛泽东共事的日子	1
三次历险	11
主编《红旗》	20
“谢青天”	25
徐特立的故事	37
爱意共永	37
教育界的“长沙王”	49
窗户报和诗教	59
三次祝寿	68
情洒长征路	80
附：谢觉哉生平简介	89
附：徐特立生平简介	91

谢觉哉的故事

与毛泽东共事的日子

谢觉哉初识毛泽东的时间是在1920年9月。

当时，同乡好友何叔衡新任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邀请正在宁乡县云山学堂任教的谢觉哉前来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谢觉哉一直在寻找机会离开偏僻的乡村，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施展才华。接到何叔衡的邀请信后，随即整理行装，于1920年8月31日离开了宁乡。

9月初，主编谢觉哉、经理熊瑾玎、编辑周世钊、邹蕴真等在报馆召开了第一次编辑会议。会前，何叔衡对谢觉哉说：“这次编辑会议很重要，考虑到大家长期在

小学教书，缺乏办报经验，我特意约请了一位年轻同志一起来研究如何办报的问题。”

“谁呀？”谢觉哉问。何叔衡回答“毛润之！”

毛润之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是当时极有影响的革命刊物。谢觉哉读过他的文章，很希望能一睹他的风采，因此对何叔衡说：“你的主意不错。毛泽东名气很大，他会不会摆架子呀！”

“不会！”何叔衡拍了拍谢觉哉的肩膀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会儿功夫，毛泽东来了。何叔衡把他介绍给大家。会上，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办报的经验，特别指出：“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

谢觉哉认真地听着这位年轻人的发言，觉得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禁又多了几分敬佩。会后，毛泽东来到谢觉哉的住房，因系初识，相互只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毛泽东那谦虚诚恳的态度，给谢觉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每隔几天，毛泽东就到报馆来一次，对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并对谢觉哉在“小批评”、“随

感录”等栏目中发表的讽刺短文大加赞赏。1921年1月，在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的介绍下，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1921年4月，毛泽东与易礼容等人在洞庭湖滨的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常德、湘阴等地搞社会调查，将大量调查通讯寄往报馆。谢觉哉后来回忆说：“接到他的自滨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们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显著的地方。”

在《湖南通俗报》工作期间，谢觉哉与毛泽东的友谊不断加深，共同的事业使他们越来越密切了。毛泽东后来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正因为办得好，这张报纸才为湖南反动当局所不容，1921年6月15日被迫停刊。不久，毛泽东、何叔衡接到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发来的要他们前往上海议事（即出席中共一大）的密信。6月29日傍晚，他俩由长沙登舟远行。

谢觉哉再次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已是十几年后的1933年5月。这时，谢觉哉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离开上海，来到中华苏维埃的首府瑞金。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两人相逢的那天，毛泽东穿着一身红军制服，脚蹬布鞋。他打开门，一看是谢觉哉，十分惊喜：“嗨，谢胡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谢觉哉是“宁乡四胡子”之一(另3人是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毛泽东称他为“谢胡子”,他觉得十分亲切,高兴地说:“刚到,刚到!”并指着随后进门的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说:“是你弟媳带我来的。”

“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

“很好。”谢觉哉发现毛泽东比以前瘦了,关心地说:“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可要注意休息啊!”

这两位分别多年的老战友亲切地交谈着,除了叙旧,还着重谈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说:“在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吸取了经验教训,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进行了武装暴动,武装了工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两年,蒋介石派了大批军队‘围剿’我们,但我们采取了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方针,粉碎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扩大了红军。今后的道路还是坚持武装斗争,扩大红军,以现有根据地为基础,逐步向全国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

对毛泽东的真知灼见,谢觉哉十分折服。他偶尔打断毛泽东的话,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分。苏区的生活十分艰苦,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一天的伙食费只有一毛钱。毛泽东不搞特殊,没有让伙房另做饭菜,像往常一样打来了饭和辣椒炒酸菜。为招待久别重逢,远道而来的战友,他掏钱叫钱希钧从老乡家里买来了三个鸡蛋,算是加

一道菜。

饭后，朱德来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把谢觉哉介绍给朱德。谢觉哉知道朱德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朱德也早听毛泽东说过了“湖南有个谢胡子，会写文章、会编报。”因此两人一见如故，握手问好。随后毛泽东和朱德去开会，刚迈出门槛，毛泽东突然想起还未谈谢觉哉工作分配的事呢，又走回来拍拍老战友的肩膀说：“已经考虑好了，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谢觉哉于是在毛泽东对面的房里安顿下来，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职。

谢觉哉虽是秘书，由于两人以前的友谊很深，与毛泽东确实不存在很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毛泽东还常跟他开玩笑。有一次，事务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烟草，抽烟的人每人分一份，谁也不多给，因为当时的烟草很缺。毛泽东领烟时对事务长说：“把谢胡子那份烟给我吧！”

玩笑归玩笑。毛泽东对这位大自己近10岁的秘书十分尊敬。毛泽东习惯在晚上办公。当时生活艰苦，工作紧张，加上不习惯熬夜，谢觉哉陪他办公时，常常又困又饿。一天晚上，毛泽东看着年近半百，胡须花白的谢觉哉，问：“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子粮食，够了吗？”谢勉强答道：“也够了。”毛泽东笑了笑，放下笔，说：“我

去弄个南瓜，你去找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说罢，两人分头弄来了南瓜和柴草，借着月光，在屋外支起锅，点上火，煮了一锅南瓜。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接着又开始办公。

谢觉哉刚来中央苏区，工作上开始时不太适应，毛泽东在有些方面给予帮忙，指点，有些方面则故意不说，让他自己去摸索。有一次，毛泽东要谢觉哉起草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起草完毕，毛泽东接过一看，认为全不行，一字未留，自己写了一个。谢觉哉感到自己失职了，着急地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呢？”毛泽东站在那里，冲着他说：“你学。”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了他很大启发，终于想出了通知不合格的原因：其一，对查田运动不甚了解，不知道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言之无物。其二，文字不通俗，没考虑对象是农民。其三，根据地物质困难，开会的人要自带碗筷、床单，他不了解这些情况，通知中没有提及。

有了这次教训，谢觉哉加紧学习，既向书本学习，又向生活学习，进步很快。在任秘书（后任秘书长）期间，他协助毛泽东为中央苏区制定了《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税收条例》、《婚姻条例》等重要法规，工作十分出色。1934年1月，在中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部书记。

担任秘书长期间，谢觉哉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帮助沙洲坝人民挖井找水。

沙洲坝离瑞金河约二里。一天，谢觉哉吃过晚饭，散步来到这个村子。他在沿途发现前去瑞金河挑水的人接连不断。青壮年要在地里干活，挑水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散步归来，他把所见所闻告诉了毛泽东，并说：“如果能在村里找到水源打一口井，使村里人不必到几里外的河边去挑水，那该多好啊！”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吃水看来是一桩小事，其实是人民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大事。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毛泽东和谢觉哉来到沙洲坝帮助老乡找水源。水源找到了，又一起挖水井。开工那天，谢觉哉首先开锄破土，毛泽东带着夫人贺子珍也参加了打井。很快，全村的第一口水井打出来了。从此，老乡们再也不用天天去很远的地方挑水。老乡们喝着清洁、甘甜的井水，想到这口井是毛主席和谢秘书长亲手挖出来的，感到无比幸福。1950年，当地群众为了世代铭记毛主席和谢秘书长的恩情，自动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七个字。

1932年到1934年，是毛泽东在党内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的三年，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撤职、调离。在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内的指挥权被剥夺了。虽然仍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实际上也是有职无权，不

能再参与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工作。

谢觉哉开始并不知道这些。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身居要职的何叔衡突然被撤销了全部职务，谢觉哉感到十分不解。为此，他曾三次向毛泽东探问。第一次问时，毛泽东没有吭声。第二次问时，毛泽东还是没吭声。谢觉哉觉得奇怪，毛泽东可从来不这样呀，因此第三次问时便直截了当：“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

毛泽东躬着背，仍然一声不吭，走开了。何叔衡与他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一起在湖南从事革命，这时又一起在中央苏区。何叔衡正是因为执行了他的正确方针、政策才被左倾领导人撤职的，他内心十分痛苦。为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对许多重大问题保持沉默。

不久，谢觉哉了解了真相，后悔不已，深感自己太迟钝了，竟没有想到里面有那么多文章。同时他对党内的左倾领导人十分厌恶。他后来说：“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有高度的原则性，他能隐忍，隐忍三年不说话，让王明他们无懈可击。”

1940年10月后，谢觉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务，和毛泽东又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他们常在一起研究工作，交换思想。有一次，毛泽东还向这位老战友讲述了自己1927年秋收起义前，以

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江西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最后机智地脱离了险境的经历。讲的时候毛泽东兴致很高，仿佛又置身其境。谢觉哉听得入神，请毛泽东写出来。毛泽东说：“你写。”不久，谢觉哉果然写出来了，取名为《浏阳遇险》。文中写道：

“团防军押着毛泽东走，他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追到他的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

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毛泽东很少向人讲起自己的经历，更不用说主动讲了。1936年，毛泽东出于宣传中国革命的目的，曾应美国记者斯诺的请求讲到过这段经历，但很简略。因此，谢觉哉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也是他与毛泽东的个人友谊十分深厚的见证。不久，谢觉哉将这个故事加以修改，连同早年与毛泽东交往的几断回忆编入《记毛泽东同志》一文的《几个断片》一节中，发表在1940年7月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上。

三 次 历 险

谢觉哉一生中经历过三次险境：

第一次是在 1927 年 5 月，地点是长沙。5 月 21 日，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晚上 11 点钟，谢觉哉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刚走出省委大门，就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他躲进一户生意人家里，然后辗转逃出了长沙城。

第二次是在 1930 年，地点是上海。当时，他在《上海海报》担任重要的日常组织领导工作。一天，组织上通知他到南京路参加一次游行示威，并安排他负责散发传单。他化好装，带着一包传单按时到达南京路，把帽沿压得低低的，眼睛机警地观察着四周，在先施公司附近走来走去。这一天，他没有看见一个熟人，街上行人似乎比以往多了一点，这正是下手的好时机。突然，附近传出爆竹声响，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口号声，传单像雪片似的撒落在马路边和人行道上。

他把手伸进腋下，准备取出传单立即行动，猛然有人抓住他后面的衣领，一把抢去了腋下那包尚未来得及散发的传单。他被捕了。

押到巡捕房后，侦探审问：“你叫什么名字？”

“谢觉哉。”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教书的。”谢觉哉镇静地回答。

“教什么书？”

“教‘人之初’，教‘百家姓’，教‘孔子’，‘孟子’。”

侦探要谢觉哉背诵几段孔孟的书听听。他这时不慌不忙地大声唱起来，他从前本来就是教书匠，这一点也难不倒他。

侦探继续审问：“你知不知道共产党？”

“知道，共产党就是国民党。”

“这是谁说的？”

“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上说的。”

侦探又指着那包传单，质问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是马路上拣来的，我看这样好的纸丢了可惜，拿回去给学生练字，填红。”

侦探半信半疑，给谢觉哉一支铅笔，要他写个名字看看。谢觉哉接过铅笔，装做不会用，像握毛笔那样写画起来，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字来，反倒把纸划破了。

侦探急了，一把夺过铅笔，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大声吼道：“给我滚出去！”

就这样，谢觉哉从从容容、不紧不慢走出了巡捕房，在敌人鼻子底下溜掉了。

第三次是在1932年，地点是在洪湖。同前两次比，这一次更惊险一些，结果不但同样是有惊无险，而且还十分有趣。

那是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纠集15万兵力进攻湘鄂西苏区。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作战略转移。9月，敌人进攻洪湖苏区，当时担任湘鄂西苏区省委政治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谢觉哉和其他几十位来不及转移的外地工作人员，分乘十多只小船，躲在青草丛里，三天没有吃上东西。大家商议后，决定派一只小船出来弄点吃的。这条船被敌人发觉了，敌人跟踪而来，进行清湖。9月21日清晨，谢觉哉正在船上睡觉，忽闻四面草响，同船的人喊：“清湖的来了。”大家纷纷跳水，钻进芦苇丛。谢觉哉钻入苇丛，他边钻边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就是逃脱了，船被毁，也必定死在湖中，不如把身上的东西丢掉，让敌人捉好了。想到这里，他立即把身上的自来水笔、手表、文件等丢到湖里，然后大模大样地走起来。

敌人抓住了谢觉哉向他要枪，他说自己是教书先生，从来没有拿过枪。敌人用桨板打了他一顿，看看这